

★ 家人

一条羊皮褥子

■刘克俭

★ 岁月有情

那天,老伴让我翻晒被褥,我不由得想起了二姨家的那条羊皮褥子。

二姨名叫张秀芝,1926年出生在长城南麓的西密坞村,后来嫁给了热河省青龙县(今属河北省秦皇岛市)王台子村的王友凤。尽管两村距离只有10多公里,但王台子村在长城北麓,两村被长城阻隔。当时,侵华日军在王台子村附近建立了“集团部落”,强制将村民迁移至其中,并设置严密的封锁线。“集团部落”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暴行之一,当地群众称之为“人圈”。

他们结婚时,不得不居住在王台子村附近的“集团部落”里。为了自己的安全,二姨结婚的新衣裳只穿了3天,就恋恋不舍地收起来,穿上婆婆特地给她准备的破旧衣裳。“集团部落”里,瘟疫流行,缺医少药,二姨每天吃糠咽菜,还得往自己的脸上抹些锅底灰丑化自己,生怕受到鬼子的欺负。二姨父王友凤是世代中医家庭的独生子。二姨怀孕后,公婆特地把他们铺了多年的羊皮褥子撤下来送给她。二姨不肯要,婆婆拉着她的手说:“好儿媳,咱们王家天天盼孙子,你怀的是我们王家的骨肉,千万要自己保重啊!”二姨父也说:“咱们收下吧!别辜负爹娘的一片好心啦!”白天,二姨父被迫去给日军挖战壕,二姨行动不便,就力所能及地干些家务。晚上,在四面漏风、潮湿的简易房里,夫妻俩铺上羊皮褥子睡觉,感到特别热乎。

后来,二姨把结婚时亲朋好友“添箱”的银镯子、金耳环等贵重物品拿出来,让二姨父送给伪保长后,两人才逃出“集团部落”,投奔到长城南麓的娘家。

然而,长城北麓有“虎”,南麓有“狼”,逃到哪里都难。西密坞村三天两头遭遇日军扫荡,乡亲们也不得安宁。二姨父经常夜里背着二姨逃难,逃到村



姜晨绘

外的山林里,铺着羊皮褥子在地里睡觉。

儿子王久存出生后,二姨父跟二姨商量:“我想当民兵,多消灭一个敌人,中国人就多一分安全。”就这样,二姨父成了村里的民兵,有时还跟着迁青平(迁安、青龙、平泉)联合县三总区区长李树庭带领的武装队去抬担架、配合冀东八路军12团的游击战。

后来,日军的“三光政策”更加残忍,很多乡亲都惨死在日伪军的屠刀下。二姨父忍无可忍,把二姨和儿子托付给岳母一家,参加了八路军。二姨父走的那天,二姨抱着1岁的儿子,依依不舍地前去送行。她特地把那条羊皮褥子塞给二姨父。二姨父担心她们娘俩逃跑时夜宿树林需要用羊皮褥子,推脱再三不肯带走。二姨急了:“我们娘俩有全家人照顾,你行军打仗居无定

所,必须带上,铺上羊皮褥子腰上就热乎。你看见这褥子,就会想到父母妻儿还在敌人的刺刀尖上熬日子。”二姨父热泪盈眶地接过羊皮褥子,塞到行军背包里上了前线。

那段时间里,只要西密坞村旁有八路军路过,不管多忙,二姨都要带着儿子,拎上一壶水,拿上应季水果,站在路旁慰问。部队来村里安营扎寨时,她就热情地腾出一间屋子来,把炕烧得热乎乎的,让八路军住。她还给战士们缝补衣裳,把家里的瓜果拿给他们吃。她说:“看见你们,我们娘俩就像看见亲人一样高兴。久存,快叫叔叔!叫大伯!叫爷爷!”

与此同时,二姨父跟着部队南征北战,后来又参加解放战争,曾经两过家门而不入。第三次,部队在离家不远的提

岭寨村宿营休整,营长特地让他探家2天。时隔两年多,二姨父终于回到家中。这时,儿子王久存快3岁了。一家人坐下来聊天时,提起那条羊皮褥子,二姨父对二姨说:“它可立大功了,经常给连里的伤病员铺,隔潮又保暖,铺在深山野林里,就像睡炕一样暖和……”

1947年4月,二姨父时任班长,带领战友在河北省藁城县安山执行破坏敌人铁路交通任务时,遭遇敌人巡逻队袭击,英勇牺牲,年仅23岁。在整理二姨父的遗物时,部队领导把那张羊皮褥子收藏起来,后来送到二姨家。二姨看见饱经战火的羊皮褥子后,哇哇大哭起来。为了找到当年和丈夫铺羊皮褥子、同甘共苦的感觉,她把羊皮褥子晒了晒又铺上了。好多人劝她用“灰水”(水中加草木灰)洗刷后再铺,她就是不听。她说:“我就是要闻闻他当兵时的火药味!”

新中国成立后,西密坞村特地给二姨家分了一处三间瓦房的小院,就在我姥姥家斜对门。好心人劝二姨改嫁,她说:“我和王友凤是恩爱夫妻,我不想再嫁别人。我这一辈子就是要把儿子抚养成人,才不会愧对友凤的牺牲。”

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,当时王久存在单位值班回不了家,二姨便叫我到她家的抗震救灾简易棚里,让我代笔给抗震救灾的解放军写了一封慰问信,并捐出了羊皮褥子。她在信中说:“我特意把王友凤班长铺过的羊皮褥子拿来,让孩子们铺在废墟上,暖暖身子……”事后,二姨语重心长地说:“那张羊皮褥子是我与友凤唯一的念想,但送给抗震救灾的解放军兄弟,我不心疼!”

一条羊皮褥子,历经风与火,有着战斗的硝烟味,也有着人间暖暖的情意。2000年夏,二姨离开了人世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她那条羊皮褥子背后的故事在西密坞村仍有入传扬。她向我讲述往事的画面,更是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……

娘的生日,是弟弟和我为她选的,选在了“七一”这天。这合了娘的心愿,也激励我们报党恩、听党话、跟党走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娘年年都给我们过生日。贫穷的年代,哪怕是做一碗平常很难吃到的白面条,或者煮两个鸡蛋,娘也要借此表达对我们的祝福。我和弟弟刘国堂先后当兵后,娘也从没忘我俩的生日。不识字的她总会请人写封信,送上生日祝福,反复嘱咐我们在部队好好干。

1975年,弟弟国堂被部队保送到同济大学。家中有了第一个大学生,娘乐得一夜没睡着。此时恰巧临近弟弟的生日,第二天一大早,娘便跑到县邮局发加急电报,送上她在广播中听到的一句话:“人民送我上大学,我上大学为人民。”还特地加一句她的嘱咐:“儿,别忘了,这也是娘送你的生日礼物。”

娘为我们送的生日祝福,让我们感到,儿虽然远在部队,娘仿佛就在身边,我们的生日过得幸福温暖。过生日,成了我们兄弟俩好好干的加油站。后来,我和国堂先后在部队入了党、提了干。

娘记得给我们过生日,却从没给自己过一个生日。她出生的年代兵荒马乱,生活异常艰辛。娘只记得她的属相是羊,不知具体生在何月何日。2008年,娘88岁,民间俗称“米寿”。我和弟弟不约而同想到应该给娘过一个生日,便立刻和家人商议,给已享受四世同堂、天伦之乐的娘选个生日。

选在何日?娘从小逃荒要饭,她心目中有个铁一般的信念:带领穷人翻身得解放的共产党是大救星,啥时都要铁心跟党走。从战争年代积极做军鞋,到后来带头参加集体生产,积极支持我和弟弟参军报国,娘一直对有着很深的感情。如果娘的生日选在“七一”这天,她一定很高兴。

“七一”上午,全家聚齐。当生日蜡烛点燃,儿孙们齐祝老人生日快乐时,娘不住地用手帕擦着眼泪,她为终于有了自己的生日开心,更为看到儿女孙辈们人人有出息、个个有理想感到自豪。过了一会,娘掰着手指数着什么。我们都不知她在数啥?她说,咱家有8个当兵的,快够一个班了。原来,娘是在数儿子、儿媳、孙辈中有几名军人。娘深情地说:“保家卫国是责任,我盼咱家

代代都有当兵的人。部队里培养人,有雷锋、王杰这样的好榜样,你们一定要向他们好好学习!”我们齐声说:“是!”欢乐中,几名重孙辈的儿歌刚落,娘竟也孩子般地哼起了:“东方红,太阳升,中国出了个毛泽东……”娘一唱,全家也跟着唱起来。

此后每年“七一”,我们都给娘过生日。这既是表达对娘的孝心,同时借此机会激励后辈不断前进。

“七一”又将来临,我想要告诉已离开我们的娘,我们会永远铭记娘的养育,永远铭记党的恩情。

★ 说句心里话

难忘那片松树林

■门建新

不久前,我收到了山东战友赵乐乐发来的两张老照片,一张是我妻子蹲在松树林里采蘑菇的场景,一张是官兵有滋有味地喝着蘑菇汤的场景。这些照片拍摄于20多年前,很有年代感,连我也从未见过。我立刻把照片拿给正在厨房做饭的妻子看。妻子先是一愣,继而开心地笑了,双眼中还闪着晶莹的泪花。我知道,妻子的思绪一定又回到了那座高山,回到了那片松树林。于是,我们一起回忆起了那段美好的时光。

20多年前,我在东北边陲一座海拔千余米的高山雷达站任操纵员。那里层峦叠嶂,山路崎岖,生活条件艰苦。营区周围生长着茂密的松树,地上落满了厚厚的松针,踩上去软绵绵的。进入深秋季节,松树林中就会长出一片一片鲜嫩的小黄蘑,甚是招人喜爱。

那年秋天,妻子来队探亲。一天闲暇时,我陪妻子一起来到松树林。当她看到树林下生长着的小黄蘑时,显得非常激动:“这么多呀,是周围的老百姓种的吧?”

“这山上方圆十几里都没有村庄,这是老天爷赐给咱雷达兵的礼物。”我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,而对于生活在平原的妻子而言,却非常稀奇。妻子蹲下身子,轻轻地,一朵朵地采摘起来,没多久就采了满满一布兜。

此后,只要我一有空闲,妻子就让我陪她去采蘑菇,回来晾晒后收集起来。一天,战士小黄感冒发烧,一整天都吃不下饭。妻子得知后,急忙抓了一小把干蘑用温水泡开,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“蘑菇鸡蛋面”送到小黄床头,并看着小黄吃

完才离开。后来,如果有战士过生日,妻子都会用干蘑加肉丝打卤,为战士擀一碗长寿面。

有一天,妻子突发奇想,战士们日夜值班很辛苦,何不把采摘的黄蘑送到炊事班,让大家都能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黄蘑汤?妻子说完后,我立刻双手赞成。随后,只要一得空闲,妻子就缠着我陪她去采蘑菇。遇到我值班时,她就请休息的战士陪她去采。山东战友赵乐乐就是其中一个,负责宣传的他时常带着相机拍照,妻子采蘑菇的照片就是他当时抓拍的。

几天下来,妻子采了满满一袋小黄蘑,交给了炊事班。那个秋季,官兵多次品尝到美味的黄蘑汤,纷纷伸出大拇指为妻子点赞。妻子的脸上也绽放出自豪美丽的笑容。

那年深秋过后,妻子探亲结束返乡。就在地登车的那一刻,战士们围拢过来:“嫂子,记得明年一定再来呀!”妻子眼含热泪:“记得,记得,我一定再来给你们采小黄蘑……”车子启动了,全连官兵纷纷挥手相送。

第二年深秋,妻子生完孩子不久,我就被调离那座高山。20多年过去了,妻子向战士们许下“再回高山”的承诺一直没能兑现,这成为她心中的遗憾。那天,妻子告诉我,她曾梦见自己又去了那片松树林采小黄蘑,还看到官兵喝着热气腾腾的黄蘑汤。

我与妻子约定,等到今年深秋,我一定再去那座高山,再去看看那里的战士,再去那片松树林采摘小黄蘑送到炊事班……

★ 家庭秀

鼓起腮帮
我们吹一阵风
送这些毛茸茸的小精灵
去天空跳舞
等它们跳累了
就找个最柔软的花丛
轻轻落下
做个美梦

张凯配文

定格 日前,新疆军区某团举办家属座谈会,邀请部分家属代表参加。图为家属座谈会后,军嫂张文静和爱人张振东陪女儿在营区享受欢聚时光的温馨场景。

屈荣富摄



麦香

■沈业宏 王崇嘉

手就会被镰刀割破。本以为可以休息一会儿,可父亲为他简单包扎后,又将镰刀递给他。

那次,潘玉红接连干了好几天活,累得已经拖不动镰刀,父亲便让他赶着驴将麦子先运回家。山路崎岖不平,驴突然跌倒,背上驮着的麦子便滚下了山沟。想到一天的辛苦就这样白费了,父亲知道后可能会批评他,潘玉红急得哭了起来。但父亲那天回来后,并没有批评他,而是摸着他的头说:“你没受伤就好,麦子我找人抬上来。”

麦子熟了一年又一年,潘玉红也长大了。去部队那天,他和父亲在青色的田边站了很久。向来沉默寡言的父亲先开了口:“你去了部队,要踏踏实实干。”潘玉红将父亲的话牢牢记在了心里。

多年后,潘玉红有了自己的积蓄,在城里买了房。他请父亲搬来一起住,

可父亲说什么也不肯。“我和你妈到了城里,家里的地怎么办?”父亲说。

拗不过父亲,潘玉红就尽可能每年6月休假,以便帮父亲收麦子。每次归队前,母亲也会用晒好的麦子磨一大袋面粉,熬一锅香喷喷的新馍,给他带着路上吃。

去年,潘玉红报名参加“国际军事比赛-2021”。赛前集训期间,他抽空会到家里打电话。

“好好训练,争取为国争光,不用担心我和你妈……”接到潘玉红的电话,父亲显然很高兴,话也比往常多一些。

挂断电话,潘玉红揉着发青的膝盖——为了不让家人担心,他从不提训练时吃的苦。而为了不让潘玉红分心,父亲同样也隐瞒了不久前出车祸受伤的情况。

后来,潘玉红的父亲突发脑充血昏倒,被送进重症监护室抢救。了解情况

★ 那年那时

那天,客车急速行驶在回老家的路上。潘玉红望向窗外,当远处田野的轮廓逐渐清晰时,他不由得想起了父亲。

潘玉红的父亲对他从小要求非常严格。年幼的他曾跟随父亲在刚打成的畦田里耩麦。到了麦子成熟的季节,天刚亮,他就要和父亲一起去割麦子。

每次看到金浪滚滚的麦田,父亲就会像个孩子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。他还会把麦穗放在手里搓一搓,再捏起两粒麦子放在嘴里,闭上眼睛细细咀嚼。

然而,对于父亲的喜悦,年幼的潘玉红无法感同身受。因为,烈日下,连续不停的劳作,让他的手都磨出了泡,衣服也湿透了。有时,一不小心,他的

本版投稿邮箱:jbjrt@163.com